

黑

重说千古风流·野莽主持

黑天白日

重说锦毛义士白玉堂



谈歌

著

白

重说千古风流

黑 天 白 日

(重说锦毛义士白玉堂)

谈 歌 著

野莽主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天白日：重说锦毛义士白玉堂/谈歌著. - 北京：
中国文学出版社，1999.

(重说千古风流/野莽主编)

ISBN 7-5071-0522-9

I. 白… II. 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2667 号

黑天白日

重说锦毛义士白玉堂

谈 歌 著

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编：100037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

字数：12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ISBN 7-5071-0522-9/I·488

定价：15.00 元

总定价 (全 5 册)：75.00 元



谈歌：河北作家。著有长、中、短篇小说 300 余万字。
多次获奖。主要作品有《天下荒年》等。

这次说五个男人

野莽

重说千古风流丛书的第一辑五本出版之后，国内新闻媒体如《文艺报》、《文汇报》、《文学报》、《中国文化报》、《中华读书报》、《中国图书商报》、《中国妇女报》、《作家报》、《文摘报》、《作家文摘报》、《新书报》、《科学时报》、《中国消费者报》、《为您服务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以及全国各地的晚报等大约五十余家，先后都发表了评论文章。消息传到海外，台湾的文化商跑到大陆，洽谈要把它们改编成系列电视剧，国内的影视界则有号称大腕的导演想把其中的某部改成电影。北京的《科技新闻·生活周刊》对这套书一本一本本地添加标题，连续地、系统地、隆重地进行了转载，甚至应广大读者的要求在文后公布了出版社的联系电话，读者通过报刊找到了编者，又通过编者找到了作者，于是瞄准自己偏爱或感兴趣的人物，分

别而直接地、坦荡而雄辩地和作者们对上了话，大家心里也许是这么想的来着，既然千古可以重说，那么就允许你们重说，而不允许我们重说吗？

读者的意见提得非常简单又非常复杂，譬如在中国的风尘史上，名妓们都是在倚门卖笑的岁月里寻找着如意郎君，为什么赛金花却是为了寻找如意郎君而走上卖笑的生涯？潘金莲有那么热爱家乡吗？董小宛有那么热爱祖国吗？大清总兵吴三桂的老婆陈圆圆怎么和农民领袖李自成还有一手？尤其是那个母夜叉孙二娘，她不是中国古典名著中的一位女英雄吗？居然跟淫妇潘金莲扯到一起来了！亲爱的读者女士和先生们呀，听了你们的问题我们深受感动，在当今金潮滚滚，物欲横流的时代，你们却一如二十年前，还在看书和买书，看和买炒股与发财以外的毫无功利可言的书，还在思考着文学、历史和人性，我们哪里有一丝一毫的理由不把书写得更加严肃，更加真实，同时也更加精彩？至于问题本身，请看五书的后记，还有五位作家在北京与读者见面时的真诚谈笑。

只有一家报纸，道听途说了我们五位女主

人公的芳名之后，刊出了一篇文章，批评我们是在发起一场逐美运动，为什么只写女人，世上的男人哪里去了，固然文学和女人是铁打的姻缘，然而没有男人的女人我看她怎么风流？态度是严厉的，看法是尖锐的，道理是颠扑不破的，我们服了。于是重说千古风流丛书的第二辑，我们就坐下来重点论说男人，一个是天下最风流的男人，连皇妃娘娘都想和他做爱的唐伯虎；一个是天下最无情的男人，杀妻灭子贪求荣华的陈世美；一个是天下最好胜的男人，侠肝义胆却不容人以猫为号的白玉堂；一个是天下最卑鄙的男人，将一个决定从此跟他过一辈子的从良妓女换取他人银子的李甲；一个是——不敢说是天下——最尴尬的男人，头戴绿盔的男人是多么的尴尬呵，况且疑心给他戴上绿盔的是一个秃驴，而那顶绿盔下的男人不是别人，而是如雷贯耳的梁山好汉杨雄！当年的施耐庵先生把这件血案写错了，经过我们本书作者的纠正，病关索杨雄怒杀了他的美妻潘巧云后，又仰天长啸，悬梁自尽。拼命三郎石秀也因此而双目失明。梁山泊聚义厅的虎皮交椅上面其实只坐了一百单六将。

五个男人的故事和命运与过去的书载大不一样，详情容我按下不表，书中自有绝妙的交待。现在我要说的最后一段话是，本辑虽然重说的是五个男人，但在这五个男人的背后或者怀里，仍然有着五个甚至完全有可能数目更多的女人，譬如秦丹娥之于陈世美，沈九娘之于唐伯虎，杜十娘之于李甲，苗红儿之于白玉堂，潘巧云之于杨雄。这件事既然社会和大自然不可阻止，道学家阻而不止，那么小说家也就不阻止了。倘若因此仍要受到非议，重说千古风流丛书的第三辑就实在无路可走，接下去只好重说五个和尚。然而和尚也不保险，死于本丛书男主人公之一杨雄先生祖传宝刀下的，他的假想敌裴如海公，不就是一个和尚吗？

1999年8月20日于听风楼

—

康定二年七月初七，是传说中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日子。这一天，也是夏天景色最浓烈的时候。此时的陷空岛已经是一片绿肥红瘦，郁郁葱葱的树林子里，传出来鸟儿欢快的叫声。被树林子围定的是好大一片湖泊，澄青碧绿。游人至此，大概都有将自己化进这景色之中的念想吧。

天上万里无云，赤炽的太阳高高悬在头顶。陷空岛上寂静得很。随着一片笑语声，一个年轻英俊的男子闪出了林子，他着一身白衣，腰系大红的丝带，缓步在湖边走着。他今天心情很好，身后跟着几个家仆扛着鱼竿鱼篓，要找一个地方钓鱼。这个人名叫白玉堂，是我们这部小说里的主角。他现在心情极是悠闲自在，他已经退隐江湖好几年了，还不知道自己就要重现江湖，而且要成为下边故事的主角。好吧，我们先让白玉堂在这里钓鱼吧。我们继续下边

的故事。

请读者耐心地读下去，这一个故事与你们熟知的那个白玉堂的故事是绝对不一样的。

当日，皇上赵祯早晨临朝，他对文武众臣说，他的三弟济南王赵勋要在济南府搞一次兄弟聚会。太原王河间王襄阳王都到会。所以他要到济南府巡游，并参加兄弟们的聚会。赵祯说这件事时，神色是非常喜悦的，或者说，赵祯皇帝是情不自禁地对众臣宣布了这件事情。文武众臣听罢，也很高兴，至少有些人是由衷地高兴，因为在皇上出巡这些天里，他们可以不用早朝了，可以每天睡一个懒觉了。赵祯说罢，即散朝，皇上准备出宫起驾。

皇上起驾之前，把开封府尹包拯宣进宫里又问了一次关于缉捕花蝶的案子。花蝶是五年前朝廷就通缉的江湖大盗。开封府一直未获，并不是开封府办案不利，实在是这个花蝶武功了得，且轻功极好。也许是因为风紧，花蝶在前年一度销声匿迹了。但花蝶最近又在东京出现，且活动猖獗，还闯进宫奸杀了几个宫女。皇上震怒，命令开封府全力缉拿，而开封府已经撤出捕快暗探百余人，却根本捉不到此人的

影子。马汉等捕快上个月在东京无意间破获了花蝶的一个据点，据点中人供出花蝶在东京类似据点还有十几个，都是花蝶单线联系。花蝶这些据点，都归一个杀人组织领导。看来，只有拿住花蝶，才好问出东京城里的这个组织。包拯诚惶诚恐地告诉皇上，他目前还没有进展，请皇上恕罪。皇上倒没有责备包拯的意思。他只是要包拯注意身体，莫要太劳神。包拯很是感激，他随即又讲了想赦免原禁军教头展昭的事情。皇上点头答应，便出宫去了。

皇上出宫，文武众臣一直送到东京西门外十里长亭。是时，暖风荡荡，杨柳依依，赵祯的圣驾前呼后拥着在文武众臣远送的目光中扬尘去了。文武众臣都能想象出皇上的心情和今天的天气一样晴朗。但谁能想到十八天之后，朝廷里会发生那样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呢？

十八天之后，即康定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晚上要掌灯的时候，皇上在暮色苍茫中回到了东京。禁军的千余名威风凛凛的武士们在城外站出了十余里，迎候皇上进城，文武百官候在沉沉的暮色里，在城外接驾。然而，皇上却没有露面。圣驾匆匆忙忙进了皇宫。皇上只派太监

吴明传话说：“皇上路上受了些劳累，免去君臣之礼了。”文武百官诺诺而退。厚重的皇宫大门似乎是心事重重地关闭了。而就在开封府尹包拯转身准备上轿的时候，太监吴明悄悄过来，低声细气地对他说：“包大人，皇上请您进宫议事。”包拯哦了一声，就回身随吴明进宫。吴明带着包拯从东侧门进宫去了。

这一夜，乌云厚得很紧，在空中匆匆集聚，似乎在密谋着什么事情。星星们则躲避着什么的逃得无影无踪。预兆着什么呢？

长天如墨。让人看不透猜不透的夜色啊，似乎是杀机四伏。

娇嫩鲜红的太阳懒懒地从东山爬出来的时候，包拯才走出皇宫，等候他的轿夫满脸倦色地候在宫外。包拯上了轿回到开封府。他脸色泛着青色，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他在开封府门外下了轿子，向大堂走去，一向稳稳的步子有些涩重。看来包大人一夜不曾合眼。皇上和他也许整整谈了一夜。是什么事情值得皇上要和包拯彻夜长谈呢？

包拯一脸木然地端坐在开封府的大堂上，

他目光空空地望着堂上值了一夜班的差役。一早进开封府大堂打卯的公孙策先生看到了包拯疲倦的表情，心里倏然一沉，他感觉到一定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否则包大人的脸色不会这样肃然凝重。

包拯抬眼看看公孙策，眉头舒展了一些。包拯很器重这个他从河间府招募来的幕僚。公孙策是河间府的落第秀才，几番科举，屡试不中，便冷了心。在河间府衙门前摆了一个卦摊，与人看相说卦写状子，以维持生计。前年春上，包拯去河间府微服私访，遇到了公孙策，二人攀谈，十分投机，包拯便亮明了身份，请公孙策到开封府做了幕僚。公孙策到开封府这两年来，的确给他谋划了不少好主意。但是昨天晚上皇上告诉他的那两件事，公孙策能有什么好办法呢。包公心里很是惶恐。他站起身，用低低的声音说了一句：“公孙先生，请随我到后堂来。”公孙策满心疑虑地跟随包拯去了后堂。他猜想或者是为了花蝶的案子到现在仍没有结果，包大人受到了皇上的严厉训斥。

但是很快公孙策便得知皇上并不是为了花蝶的案子宣包拯进宫的。皇上却是要包拯承办

两件事情，这是两件天大的事情：第一件事情，皇上得知济南王、太原王、河间王在大名府聚会时被人凶残地杀害了，皇上限定包拯在一个月的时间里破案。第二件事情，皇上得知，襄阳王赵爵已经密谋即日扯旗造反，皇上要包公在一个月的限期里缉拿襄阳王赵爵归案。皇上叮嘱包拯一定要在秘密中进行。如果真是赵爵谋反，为什么皇上不宣赵爵进京呢？皇上完全可以在京城解决赵爵的。包拯想不透彻。公孙策也想不透彻。二人几乎都有一个同样的感觉，他们陷进了两个难解的谜里。他们不知道谜底握在谁的手里。最最要命的是第一件事情，这杀害三王的凶手是谁？世界之大，现在包拯手里连一点点线索也没有。至于第二件事情，皇上却没有具体的旨意，只是要捉拿襄阳王进宫。但是如何缉拿襄阳王归案，总要师出有名，总要有一个说辞。襄阳王有先王的护身铁券，是不能随随便便抓捕的。而且襄阳王府戒备森严，如何进得襄阳府便是一件天大的难事，更休说要缉拿了。这真是两个天大的难题。换句话说，皇上把两个滚烫的烧山芋扔到了包拯的手上。

而且只有一个月的限期。

皇上从没有这样要求过包拯，这是第一次。可见事关重大。

公孙策沉思了片刻，问道：“皇上没有向大人出示襄阳王造反的证据吗？”

包拯摇摇头苦笑：“实际上，皇上根本就没有同我见面。”

公孙策愣住了。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包拯在皇宫谈了一夜，皇上竟然没有同包拯见面。

包拯皱眉道：“皇上累了，回来就早早歇息了。只是派梁公公跟我谈了一夜。”

公孙策摇头道：“这怎么可能呢？这样两件天大的案子，皇上如果不是病得厉害，怎么会不当面跟大人谈呢？而且这个梁公公刚刚进宫不久，皇上怎么会如此放心地让他跟大人谈这两件事呢？”公孙策一头雾水望着包拯。

包拯想了想：“或者皇上受了些惊吓。先说第一件，大名府血案，毕竟不是一件普通的案子啊，三王倒在血泊里，非是一般凶手所能为之的啊。第二件，襄阳王跟圣上一母同胞，如果真是扯旗造反，皇上的心情一定灰凉极了啊。”

公孙策点点头：“大人说的是，只是眼下这

两件棘手的事情突如其来，大人心中有何良策呢？”

包拯摇头道：“我现在心中没有一点章法。我做开封府尹以来，还从未遇到过这样事关朝廷安危的重大案子呢。公孙先生，此事有劳你多多花费些心思了。我想近期一些日子，我们怕是睡觉也不得安稳了啊。”

公孙策点点头：“这的确是一个刺猬般的案子，我们几乎无从下手。先派马汉随我到大名府勘查一下吧。大人以为如何？”

包拯点头同意。

公孙策点点头，转身要退出。

包拯喊住他：“张龙那里今天有消息吗？”

包拯指的是前十几天放出张龙赵虎几个捕头全力缉捕采花大盗花蝶的事情。十几日前，公孙策献策让张龙在东京城外开了一个酒店，守株待兔。张龙曾经与花蝶同师学过艺，很是熟悉。即使花蝶改装，也不会瞒过张龙的眼睛。可张龙现在还是没有消息。包拯委实有些心焦。

公孙策似乎看透了包拯的心思：“大人不必心焦，我想如果花蝶出东京，那里应该是他的必经之路。”

包拯沉默了一下，对公孙策道：“我几乎忘记了，你建议我前些日子向皇上呈报要赦免展昭之事，昨天夜里吴公公带我进宫时，说皇上已经同意。明天赦免展昭，你还是先见一见这个展昭。他能在这两件案子中派上一个什么用场，就由你视情定夺吧。”

公孙策点头。赦免展昭的事情是他向包拯建议过的。当时为了追捕花蝶，公孙策提到了展昭。展昭这个人很有些名气，是一年前因失火案被关进监狱的禁军教头。一身武功，在江湖上大有名声，人称南侠，与北侠欧阳春齐名。

包拯似乎疲倦得很了，他声音涩涩地说：“公孙先生，你去吧。”

公孙策看着包拯疲倦的脸色，不安地说：“大人，你也要多休息。”

包拯道：“我怎么歇得下呢？”

公孙策不再说，退出去了。

写到这里，谈歌长叹一声：为人如果可能便不要做官。常人总是看到做官的前呼后拥，八面威风，可是谁能体会到官员们夜晚失眠的苦恼呢？戏文里唱：不戴乌纱不受累，不吃俸禄不担惊。真是一句为官不自在的经验之谈啊。